

这些年，有一首用京剧音调写成的“戏歌”——《说唱脸谱》十分流行。这首歌里涉及到了许多京剧常识，如“蓝脸的窦尔墩盗御马，红脸的关公战长沙，黄脸的典韦，白脸的曹操，黑脸的张飞叫喳喳……”这段歌词把京剧中“净”行表演进行了渲染，听到这里，人们总不免要在脑海里引起对各种“花脸”那粗犷豪放的夸张性表演的丰富联想。

“净”行是京剧行当类别之一，因其面部化妆要用各种色彩和图案勾勒脸谱，所以又俗称“花脸”。净行主要扮演性格、品质或相貌不同于一般、有突出特征的男性，多是性格张扬，气质外显的人物，或是粗犷豪迈，或是阴险凶残，或是刚烈耿直，或是鲁莽诚朴，虽有文武善恶之分，但在性格气质上都近乎粗犷、奇伟、豪迈，因而在演唱上要采用真声大嗓，音色宽阔洪亮、粗犷浑厚，动作造型也要求粗线条、气度恢弘，以突出剧中人物的英雄性格。

关于“净”的名称来历，元人柯丹丘认为“净”即“靓”之讹。他解释说：“傅粉墨献笑供诤者，粉白黛绿，古谓之靓装，今俗讹为净。”净行的化妆脸谱中，确实是有粉白黛绿，柯丹丘的说法也许不错。

一、净行的脸谱

净行的脸谱可能起源于中国早期歌舞中使用的面具。至于戏曲中脸谱的化妆样式，也有一个由简而繁、由粗而细的发展过程。在线条勾画方面，最初不过画眉，后来加勾眼窝、鼻窝、嘴角又添勾脸纹，逐渐力求工致，以致演变到图案化。

净行所扮演人物的性格、品质或相貌特征，是借以特定的“脸谱”来表示的。脸谱是一种夸张和具有象征意味的造型艺术，不只是为了突出人物的性格，而且也是表示对人物褒贬的手段。某净行角色一出场，其脸谱就给观众一个关于其人品的明确概念——或正直、或奸诈、或善良、或丑恶，一望而知。红脸多是表现有血性、忠勇敢直的人，如“三国戏”中的关羽、姜维等。紫脸多是表现有血性而较为沉着

如何欣赏京剧系列讲座之九



粗犷豪放 英雄本色

京剧中的「净」行

齐易文

冷静的人，如《二进宫》的徐延昭、《刺王僚》的专诸等。黑脸多是表现粗犷勇武的人，如“三国戏”中的张飞、“岳家将戏”中的牛皋、《霸王别姬》中的项羽，其脸谱黑白相间、眉梢眼角向上吊，别有一种英武的美感。但《秦香莲》中的包拯，则因其居官严肃正直，不苟言笑，令人望而生畏，故勾黑脸表示他的铁面无私；画

蓝脸的角色往往比黑脸更勇猛而有计，且有一种不受羁勒的刚强性格，如《盗御马》中的窦尔敦、《取洛阳》中的马武等。黄脸多代表一种内工心计或勇猛沉着的性格，如《扈家庄》中的王英、《战宛城》中的典韦。白脸（大白粉脸）则往往是代表反派人物或被批判的人物，其性格工于心计，而近于虚伪、阴险、奸诈，如“三国戏”中的曹操、司马懿等。另外还有一种油白脸，虽不是阴险的坏人，和大白粉脸有区别，但也是一种刚愎自用或立场动摇的人物，如《空城计》的马谡、《霸王别姬》中的项伯等。除以上基本色调外，脸谱还有以金、银色（用于佛祖和神仙一类人物）、黛绿（用于勇猛的好汉，如《白水滩》里的徐世英）、褐色和粉红色（用于比较正直的老人）等为基本色调的。

脸谱在基本画法的基础上，还常常有一些变化。如在脑门外画一块与脸部主颜色不同的色彩，以显示其年龄的老迈（如《华容道》中上了些岁数的关羽），谓之“老脸”。包拯黑额头有一白月牙，表示清正廉洁。孟良额头有一红葫芦，示意此人爱好喝酒。赵匡胤的龙眉表示他为“真龙天子”。姜维额头画有阴阳图，表示他神机妙算。窦尔敦、典韦等人的脸谱上有其最擅长的兵器图案；有时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戏中其脸谱有不同的画法，以体现人物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，如《捉放曹》中曹操画半白粉脸，说明他在反董卓的起义中还有被肯定的成分。而到了《群英会》《借东风》《烧战船》《华容道》等戏中，按照《三国演义》的正统观念，他就成了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“奸雄”，因此要画大白粉脸。

二、净行的分类及表演特点

根据角色在戏中唱、做、打等表演的不同侧重，净行又可以分为正净、副净和武净。

正净又名“大花脸”“大花面”，简称“大面”，所表现的人物多举止稳重，以唱功见长，没有什么大的动作，所以又叫唱工花脸。唱工花脸还有“铜锤”和

“黑头”两个专门名称，这两个名称与《二进宫》里的徐彦昭 and “包公戏”里的包公有关。《二进宫》里的徐彦昭是典型的唱工花脸，他手里拿一柄铜锤，所以人们就把“铜锤”作为唱工花脸的代名词了；“包公戏”都以唱工繁重见长，如《打龙袍》《赤桑镇》《铡美案》等，而且戏里的包公都勾着黑脸，因此“黑头”也就成了唱工花脸的另一个代名词。另外，像《草桥关》里的姚期、《白良关》里的尉迟恭、《牧虎关》里的高旺，还有《大回朝》里的闻太师等，都是以唱工为主的花脸戏，均以正净应工。

副净包括“架子花脸”（简称“架子花”）和“二花脸”。架子花脸以工架、念白、做戏为主，其扮演的人物性格除刚强、勇猛、鲁莽之外，往往还有纯真、诙谐之气，如张飞、李逵等。在愤怒时发出“哇呀呀”有气势的吼叫，也是其特有的表演方式。架子花脸也需有一定的唱工基础，如《连环套》里的窦尔敦，前面的《坐寨》重唱工，中间的《盗御马》是工架与唱工并重，最后的《拜山》又是念白与工架、做戏并重。因此一个优秀的架子花脸演员既要有精湛的武功，又要善于表演、念白，还要有唱工，应该是文武全才。架子花脸应工的角色很多，如张飞、牛皋、李逵以及焦赞和曹操等。此外，《青石山》剧中的周仓、《问樵闹府》剧中的煞神、《嫁妹》剧中的钟馗等，原属于“毛净”（扮演天神或身体畸形者一类角色，造型夸张，多需垫肩、凸臀），后也归入架子花脸（或武净）了。二花脸也属于副净范畴，但表演风格近似丑角，常扮演一些诙谐、狡猾的角色，如《算粮》剧中的魏虎，《法门寺》剧中的刘彪，《打店》剧中的大解差等。

武净又叫“武二花”“摔打花脸”，以武打见长，练就勇猛、迅捷的武打功夫和跌打翻扑的绝活儿，不重唱、念。有些武净戏也重工架做戏，如《青石山》剧中的周仓等。武净角色有很多，如《白水滩》中的青面虎、《竹林计》中的余洪、《挑华车》中的黑风利、《两将军》中的

张飞、《打焦赞》中的焦赞等。

净行的表演方式是京剧里最夸张的。但其夸张的程度，要根据身份、年龄、性格以及剧中情节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。

如《二进宫》里的徐

彦昭，要表现出凝重老诚，稳如磐石的态度，以唱为主，动作简练含蓄。《秦香莲》里的包拯，为了秉公执法，同公主、太后、驸马作不调和的斗争，在唱念动作方面，要根据剧情的发展，时而平静，时而激动，时而沉思，时而愤怒，层次分明地表达出包拯当时的困难处境和思想斗争的过程。其眼神的运用，台步的快慢都要配合唱腔节奏，给观众以强烈的感染。

《将相和》里的廉颇，在内心悔悟后的表演，和前面戏中挡蔺相如走路时的神气是要有强烈对照的，同时要注意到廉颇是一个掌握兵权的武将，他的表演，其夸张的分寸和徐彦昭、包拯又是不同的。《霸王别姬》里的项羽，要表现他的统帅身份、刚愎粗暴的性格，以及儿女情长的复杂感情。但在武打的场面里，却要显示他力敌万夫的气概。

三、著名的净行表演艺术家

在京剧的历史上，净行的表演艺术家人才辈出。

早期的何桂山，被誉为“净行中的程长庚”，他在《醉打山门》里饰演的鲁智深，鲁莽、豪迈、风趣，刻画出一个英雄鲁汉形象。黄润甫因擅演曹操戏而素有“活曹操”的称誉，他在《连环套》里饰演的窦尔敦，很好地刻画出一个倔强、耿直、好胜而心地善良的绿林好汉形象。



《打焦赞》中的杨排风与焦赞（武净）

金秀山、金少山父子在《白良关》中分饰尉迟父子，在《洪羊洞》中分饰孟良、焦赞，曾在京剧界留下美谈。郝寿臣根据自己的自身条件，开创了其“架子花脸铜锤唱”的艺术风格特色。侯喜瑞则以自己唱、念、做、打皆精的“全活”，在20世纪上半叶与金少山、郝寿臣形成了净行三足鼎立的局面。裘盛戎也是京剧花脸全才，唱念做打无一不能，除了铜锤戏、包公戏等正净戏外，还擅演架子花脸戏。袁世海的演唱宽亮浑厚，刚劲明快，擅演曹操戏，他在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里饰演的鸠山更为当代观众所熟悉。钱金福、许德义和范宝亭则都是自成一派、有所建树的武净艺术家。

净行不是男性演员的一统天下，京剧舞台上还出现了以“中国第一女花脸”齐啸云及裘芸、左洪莲、李小培为代表的一些著名女性花脸艺术家。今天在京剧舞台上最活跃的花脸演员，有方荣翔、孟广禄、安平、王嘉庆、裘继戎、方旭、刘嘉欣等人。

在京剧艺术中，正是因为有了净行的表演，才更增添了许多夸张和华美、许多诙谐和风趣，更增添了粗犷豪放的英雄本色，京剧艺术因此也才更显得韵味醇厚、引人入胜。

（责编：刘贤 王鹏）